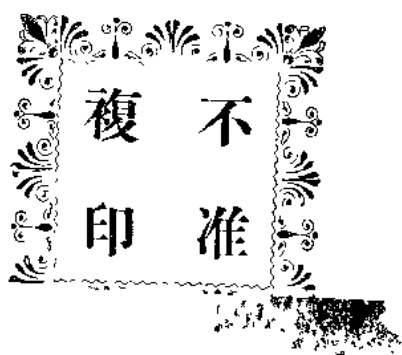


戊午
暑期

國文講義彙刊

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初版



編著者

吳江薛鳳昌
無錫錢皋博
吳江沈昌直

發行者

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

印刷者

上海中華書局

代售處

無錫

樂羣書店
文華書局

上海

中華書局
文明書局

戊午年國文講義彙刊

每冊售銀三角

戊午暑期國文講義彙刊序

世常慨宿學之士。日卽凋謝。而後起之師範生。蕪陋不學。無以啟童蒙。斯文之喪。不可復挽。余竊恫之。然一念師範學校之課程。五年中明定治文學者。不逮一千小時。欲其工文。非劬學。不能也。以益恫。畢吾校之業。以去。入公私小學校爲童蒙師者。數將二百。能文者。僅十之一二。能文而善於啟童蒙者。百之一二而已。則龍恫。思有以啟迪之。久而未得其術。繼乃商之錢君子潛。薛君公俠。沈君穎若。三君皆雄於文。同時掌教吾校者也。本年暑假。集及門諸子來校治文學。而三君爲之講授。歷三週有奇。雖酷暑不少輟。蓋亦勤矣。往昔劬學之徒。其始佔畢也。每苦於無師友。有一字之疑。

冥心孤搜。歷旬日而不得其確解。則憤。憤極而一旦豁然。則又大喜。自科舉廢。學校興。矯記誦之失。而重啟發。入其門者。宜得師友之益矣。而其效。乃反遜。何也。心紛而聽藐。芸芸青年。習爲故常。吾校諸子。懺悔於終業之後。而自怨噬臍之無及者。亦數數矣。記有之。教然後知困。今諸子困矣。意者三週講習。獲益逾於五年。未可知也。余以及門諸子。未來校者尙多。而校外之苦無師友者。亦豈鮮少。因取三君講義。付之剞劂。示學子以逕途。爲自力研究之一助。若夫三君學識之偉。詔示之勤。讀其書者。當自得之。毋待余之贅言也。中華民國七年九月無錫顧倬序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。

或問余曰。文有法乎。曰。無有也。曰。從來古文家之評點。與其所以論文累牘而未已者。無非法也。父師之所以教其子弟。與夫子弟之所以則效者。亦無非法也。子願以無法語余。是何說歟。曰。有古語不云乎。言以足志。文以足言。是文者所以達我意。志而代我口舌者也。我有如何意志。則宣之口舌者。即作如何言語。達之筆墨者。即作如何文字。我之語有倫。脊文有條理者。即意志之有倫。脊條理者也。烏得揭一定之成規。以束縛之哉。顧在古文家之論文。徒拘拘於字句間。曰某句起得奇。曰某句頓得住。曰某句提得妙。曰某句收得淡遠。非不詳盡得當。而學文者若執此以爲可探文章之妙用。而盡其能事。非特學者不敢自信。即人亦莫之許也。試瀏覽古人文。字無一字一句不可以爲法。却無一字一句便可以爲法。徒覺其簡則有簡之妙。繁則有繁之妙。淡則有淡之妙。濃則有濃之妙。曲則有曲之妙。直則有直之妙。其他筆之輕重。順逆。句之剛柔。長短。靡不適如其分。一若不如是。不足以爲文者。即在古人行文下筆之時。亦豈有一定之成法存乎。其間一若不如是。不足以明我意者。所謂行乎其所得。不行止乎其所得。不止執古人之一字一句。日眊於學者之耳。以是爲學文之規矩準繩。亦見其隘也。劉海峯曰。古人文。章可告人者。惟法耳。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。則死法而已。要在自家於讀時微會之。是知法本無定。拘

於法以示人者。人之所不得已也。揆之古人之作文。曷嘗有法之見。往還胸際哉。無法之說。固非誣也。曰。然則子今以作文之法。詔告於人者。何居。曰。余豈樂爲是哉。余亦不得已也。余惟初學爲文時。一題到手。恆苦意窘。是病在意志之不發展。卽有意而苦於不得達。或達矣而不能盡。是病在筆之不善用。有意與筆而文之爲道。思過半矣。顧猶有不工者。則非謀篇布局之未盡善。卽修辭鍊句之未盡工也。是以掇拾陳言。分章雜述。強名以法。俾學文者。知所輕重而趨舍焉。猶扶學步之兒。僅能蹣跚而已。不可謂爲規行也。且自學校代興。分科習業。帖畢之勤。遠遜曩昔。四子五經。昔之所誦習。不去口者。今且有瞠焉而不知云何者。雜綵並列。吾恐本義不明。而於所以引用之者。更茫乎未有得。是以茲編所引。惟限於孟子一書。閱者童年所習。至今或未盡忘。卽忘亦不難尋繹。況孟子文章。無美不備。桂林呂月滄。宜興吳仲倫。嘗言之矣。果循此而玩索焉。循其門徑而窺其奧竅。則今之所強名爲法者。知後必以無法之法終焉。若死守之而不暇他求也。不惟海峯氏之所不與。寧豈余之本旨哉。故撮其大旨。綴之簡端。以明乎纂是編者。迫於不得已而強爲之者也。人有欲遂其實而曄其光者乎。則自有養根加膏之大本大原在。又焉用此尋章摘句爲。戊午六月十日吳江薛鳳昌序。

國文研究法序目

第一章 文

第一節 原文

第二節 正義

第三節 審美

第二章 國文與外國文

第一節 匡謬

第二節 文字

第三節 文章

第三章 國文研究法

第一節 治古

第一項 讀

第二項 看

國文研究法 序目

國文研究法 序目

三

第二節 自作

第三節 改文

第四節 講授

右國文研究法三章。計得三萬二千言。乃戊午暑假期間。本校校長顧述之先生。屬與舊畢業諸君。商量文字。而纂錄者。博魯不學。何敢譚文。然側聞先生長者之緒論矣。乃述舊聞以相告。諸蘇東坡所謂藥進醫手。方傳古人。若已經效。世間不必皆從已出者也。孔子毅然以斯文自任。而其言不過曰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已耳。博何人斯。請事斯語。以與諸君周旋。爲進藥之醫手矣。惟孔子歿而道喪。文敝。百家各以其說鳴。此一是非。彼一是非。亦既無所折衷。譬之芳草。油油彌望。而是疇爲不死之藥。博左捋右。擷不憚。旁搜遠採。然非身試無毒者。曾不敢以諸君不貲之軀爲嘗試也。曰若稽古帝神農。嘗百藥。察其酸苦之味。告人知避就。博其爲神農矣乎。雖一日遇七十毒。匪所恤。已區區之愚。惟諸君裁幸。無錫錢基博識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之精忠柏石室。

七經綱要序目

第一章 總論

第二章 易經

第三章 尚書

第四章 詩經

第五章 禮記 大學 中庸 附

第六章 春秋

第七章 論語

第八章 孟子

第九章 讀經之法及運用經語

今歲夏。吾校校長顧述之先生以畢業同學殷殷有志於文學之切磋。特開暑期國文研究會。屬余與錢先生子潛。薛先生公俠相間講貫。二先生所授。屬於文者居多。而余獨偏於經。經所重在道。不在文。陳編自守。得毋有所迂遠不切者乎。曰是不然。蓋就道而論。道固莫備於經。而就文論之。文亦寧能外乎六經。劉彥和文心雕龍宗經篇云。論說解序。則

易統其首。詔策章奏。則書發其源。賦頌歌讚。則詩立其本。銘誄箴祝。則禮總其端。紀傳移檄。則春秋爲其根。因謂文章皆根本。六經此蓋非劉氏一人之私言也。吾觀後世文章大家如韓柳諸子。亦何一不取法於經者。韓之言曰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。又曰。易奇而法。詩正而葩。春秋謹嚴。左氏浮誇。柳子厚亦云。本之書以求其質。本之詩以求其恆。本之禮以求其宜。本之春秋以求其斷。本之易以求其動。然則欲爲文者。當先治經以厚其根。柢自無待言矣。惟是經非他籍比。他籍之要者莫如史。然亦淺明易讀。不待師授而開卷了然。惟經籍獨不然。其旨遠。其文奧。學者初入其中。茫然不易得其要領。古者必有傳經之師。微言大義。悉經口授。今經師固難其人矣。然研索之始。詎可不開其塗徑。爰將各經編爲綱要。指示大略。一鱗一爪。固不足以見經之全體。蓋此僅爲學者關一從入之門耳。若夫原始要終。尋其枝葉。究其所窮。固非此短短數章中所能盡其什一。優而游之。鑒而飫之。由文之研索。更進而爲道之研索。是在學者之自求之。而自得之矣。戊午大暑吳江沈昌直序於江蘇第三師範學校。

國文研究法

無錫錢基博述

第一章 文

第一節 原文

梁劉勰著文心雕龍開宗明義第一篇曰文之爲德也大矣。與天地並生者何哉。夫玄黃色雜。方圓體分。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。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。此蓋道之文也。仰觀吐曜。俯察含章。高卑定位。故兩儀既生矣。惟人參之。性靈所鍾。是謂三才。爲五行之秀實。天地之心。心生而言立。言立而文明。自然之道也。傍及萬品。動植皆文。龍鳳以藻繪呈瑞。虎豹以炳蔚凝姿。雲霞雕色。有踰畫工之妙。草木賁華。無待錦匠之奇。夫豈外飾。蓋自然耳。至於林籟結響。調和竿瑟。泉石激韻。和若球鏗。故形立則章成矣。聲發則文生矣。夫以無識之物。鬱然有彩。有心之器。其無文歟。此文之原也。夫言以足志。文以足言。言者志之所之。而文者物之相雜。然則心不可蘊。故潤色以形容。辭不可陋。故錯綜以盡變。易曰。虎變文炳。豹變文蔚。又曰。物雜故文。國語曰。物一無文。左傳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後人每不解何以謂之無文不若仍用外傳作

註曰物一無文。徐鍇說文通論。謂強弱相成。剛柔相形。故於文。人爲文。朱子語錄。稱兩物相對待。故有文。若相離去。便不成文矣。此文之體也。蓋天下之美術。莫不始於自然。中於思化。終於成美。而文亦美術之一也。推所由起。必依二性。一曰所納。一曰所生。如人呼吸。自然相須。不得而離。雲露花鳥。動寂殊致。見者知之。既住見中。卽名所納。感於動寂。而爲忻歎。凡此忻歎。見所生也。卽名所生。所生緣納。而由微之著。由隱之顯。厥序以五。一曰契。象雲露花鳥。觸爲忻歎。忻歎既著。所納益堅。由納生生。由生復納。生納雙凝。是爲契象。二曰模。倣契象。既深取。而不舍。雕縷成貌。塗埴爲形。凡此之倫。咸擬真似。雖始樸疎。美實基斯。是爲模倣。三曰選擇。模倣既彰。有其優劣。復由愛否。而決取舍。是爲選擇。四曰思化。衆技畢陳。優者有甚優。劣者有甚劣。或優劣時綵。可以節取。於是斟酌損益之慮。生遺貌求神。超然獨悟。舊之契象。且從遷失。是爲思化。五曰創作。思化既周。玄解方新。辭必已出。卓然有成。是爲創作。綜斯五者。可以成文矣。然而未盡美也。夫文之至者。不必執迹以求之。若感興一至。悱然有動。則出之洗滌。而不可遏。唐李德裕文章論曰。文之爲物。自然靈氣。恍然而來。不思而至。宋陸游文章詩曰。文章本天成。妙手偶得之。粹然無瑕疵。豈復須人爲。此何謂也。感興至也。感興之孕育。有內品者。有外品者。內外合而情文相宣矣。惟其合也可遇。

而不可求。宋朱夏答程伯大論文。譬之風之於水。適相遭而文生也。故鼓之而爲濤。含之而爲漪。蹙之而爲穀。澄之而爲練。激之而爲珠璣。非水也。風也。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。然感興之散也。何以凝之。曰。用志不紛。乃凝於神。則有構想。構想而後修飾。修飾而後備。備而後美。至美而文之能事盡矣。

第二節 正義

文有二義焉。(甲)文者。述作之總稱。凡可寫錄。箸爲文字。皆此類也。是謂廣義。但有成章。靡不爲文矣。(乙)以文爲述作之殊名。非可漫喻。惟當宗主情感。以娛志爲歸。而其行为。尤貴奇偶相生。音韻相和。如青白之成文。如咸韶之合節。非清言質說者比也。非振筆縱書者比也。非佶屈澀語者比也。是故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序。以爲經也。子也。史也。非可專名之爲文也。專名爲文。必其綜緝辭采。錯比文華。事出於沈思。義歸乎翰藻。而後可也。準斯以譚。則所謂文者。其範疇屬於情感。不屬於事實。其主旨在導人之意。旨在使高尚。非欲以之潛發智慮。凡楚詞之騷。揚馬之賦。南朝之諸體文。以及唐人之詩。乃屬之文心雕龍。稱無韻者。筆有韻者。文則文。乃述作之殊名。審也。然情文要期相宣。豈惟韻文爲然。史記稱虞卿。非窮愁不能著書。以自見於後世。又曰。詩書隱約者。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

於羨里。演易。孔子厄於陳。蔡作春秋。屈原放逐。乃著離騷。左丘失明。厥有國語。孫子臆脚。而論兵法。不韋遷蜀。世傳呂覽。韓非囚秦。說難孤憤。詩三百篇。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。不得通其道也。凡厥所指。皆散文也。而太史公書。必推言之於窮愁。意有鬱結。發憤之所爲作。明太祖諭詹同。稱孔明出師表。亦何嘗彫刻爲文。而誠意溢。出至今。讀之。感動仁義之人。其言藹如。則甚矣。情之不可以已也。古人論文明。必情深。固不必專指韻文言之。其不可通一也。且文心彫龍一書。爲後世論文之祖。而其論文。必原於道。徵聖而宗經。宋周子通書云。文所以載道也。輪轅飾而入弗庸。徒飾也。況虛車乎。元史儒學傳。稱六經者道之所在。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。是文固不徒以抒情。而乃云主情感。其不可通二也。且班固撰漢書藝文志。因劉向七略。總羣書而條其篇目。其中有六藝略。有諸子略。有詩賦略。有兵書略。有術數略。有方技略。非不以藝文標目。而詩賦不過其中一略。正不必昭明文選。獨爲不刊。且卽以昭明文選論。其中如詔冊。令教文表。上書啓。彈事牋。奏記。書檄。對問。序。史論。史述。贊。論。之屬。凡十八類。何莫非直言之言。論難之語。而未嘗不以入選。乃必曰有韻者。文。其不可通三也。故曰。文者。述作之總稱。用以會通衆心。互納羣想。而表諸言語。兼發知情。知以治教。情以彰感。譬如舟焉。知如其柁。情爲帆。棹知。

標理。悟情通和。樂得乎人心之同。然斯爲合矣。

第三節 審美

劉勰著文心雕龍論文之美。曰秀。曰隱。隱也者。文外之重旨者也。秀也者。篇中之獨拔者也。夫隱之爲體。義主文外。秘響傍通。伏采潛發。譬爻象之變互體。言其取義無常。川瀆之韞珠玉也。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。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。始正而未奇。內明而外潤。使翫之者無窮。味之者不厭矣。彼波起辭間。是謂之秀。纖手麗音。宛乎逸態。若遠山之浮烟靄。變女之靚容華。然烟靄天成。不勞於粧點。容華格定。無待於裁鎔。深淺而各奇。濃纖而俱妙。並思合而自逢。非研慮之所求也。或有晦塞爲深。雖奧非隱。彫削取巧。雖美非秀。故自然會妙。譬卉木之耀英華。潤色取美。譬綸帛之染朱綠。朱綠染紺。深而繁鮮。英華曜樹。淺而煒燁。秀句所以照文苑。蓋以此也。推其所論。意境之美。曰隱。字句之美。曰秀。義取衆喻。道貴自然。此其旨也。李德裕論文。章如日月。終古常見。而光景如新。此語亦善。喻文之美者。然文之美。有陽剛之美。有陰柔之美。蓋易賁卦彖傳言柔來而文剛。分剛上而文柔。剛柔交錯。天文也。文明以止。人文也。觀乎天文。以察時變。觀乎人文。以化成天下。說卦傳又言分陰分陽。迭用柔剛。故易六位而成章。文章之體之本。於陰陽剛柔。其來遠矣。顧後世文家。

未有論及之者。惟宋書謝靈運傳論言志動於中。歌詠外發。嘗推本於民稟天地之靈。含五常之德。剛柔迭用。喜愠分情。文心雕龍鎔裁篇云。剛柔以立本。變通以趨時。皆以此爲言。而未暢厥旨。及至勝、清、桐、城、姚、鼐、答魯、絜、非、書、言、之、乃、詳、其、說、曰、天、地、之、道、陰、陽、剛、柔、而、已、文、者、天、地、之、精、英、而、陰、陽、剛、柔、之、發、也、惟、聖、人、之、言、統、二、氣、之、會、而、弗、偏、然、而、易、詩、書、論、語、所、載、亦、間、有、可、以、剛、柔、分、矣、值、其、人、其、時、告、語、之、體、各、有、宜、也、自、諸、子、而、降、其、爲、文、無、弗、有、偏、者、其、得、於、陽、與、剛、之、美、者、則、其、文、如、霆、如、電、如、長、風、之、出、谷、如、崇、山、峻、巖、如、決、大、川、如、奔、騏、驎、其、光、也、如、杲、日、如、火、如、金、鏐、鐵、其、於、人、也、如、憑、高、視、遠、如、君、而、朝、萬、衆、如、鼓、萬、勇、士、而、戰、之、其、得、於、陰、與、柔、之、美、者、則、其、文、如、升、初、日、如、清、風、如、雲、如、霞、如、煙、如、幽、林、曲、澗、如、淪、如、漾、如、珠、玉、之、輝、如、鴻、鵠、之、鳴、而、入、寥、廓、其、於、人、也、謬、乎、其、如、歎、邈、乎、其、如、有、思、嘆、乎、其、如、喜、愀、乎、其、如、悲、觀、其、文、諷、其、音、則、爲、文、者、之、性、情、形、狀、舉、以、殊、焉、且、夫、陰、陽、剛、柔、其、本、一、端、造、物、者、糅、而、氣、有、多、寡、進、細、則、品、次、億、萬、以、至、於、不、可、窮、萬、物、生、焉、故、曰、一、陰、一、陽、之、爲、道、夫、文、之、多、變、亦、若、是、已、糅、而、偏、勝、可、也、偏、勝、之、極、一、有、一、絕、無、與、夫、剛、不、足、爲、剛、柔、不、足、爲、柔、者、皆、不、可、以、言、文、蓋、陰、陽、剛、柔、之、分、亦、言、其、大、概、而、已、必、剛、柔、相、錯、而、後、爲、文、故、陽、剛、之、文、亦、具、陰、柔、之、美、特、不、勝、其、陽、剛、之、致、而、已、陰、柔、亦、然、止、可、

偏勝而不可以絕無。禮記樂記云：剛氣不怒，柔氣不備，則是獷悍，不可爲陽剛。而柔靡不振，亦非陰柔也。是後湘鄉曾國藩演之，而摹文境之美，厥有八言：陽剛之美曰雄，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。遠潔適何謂雄？曰：劃然軒昂，盡棄故常，跌宕頓挫，捫之有芒。何謂直？曰：黃河千曲，其體仍直。山勢如龍，轉換無迹。何謂怪？曰：奇趣橫生，人駭鬼眩，易玄山經，張韓互見。何謂麗？曰：青春大澤，萬卉初葩。詩騷之韻，班揚之華。何謂茹？曰：衆義輻湊，吞多吐少，幽獨咀含，不求共曉。何謂遠？曰：九天俯視，下界聚蚊，寤寐周孔，落落寡羣。何謂潔？曰：冗意陳言，類字盡芟，慎爾褒貶，神人所監。何謂適？曰：心境兩閒，無營無待，柳記韓跋，得大自在。此曾氏之說也。間嘗比而論之，以爲曾氏之所謂直，所謂茹，所謂遠，所謂適，於文心雕龍則有當。隱之義焉，所謂雄，所謂怪，所謂麗，所謂潔，於文心雕龍則有當。秀之義焉，所謂奇，所謂橫之趣，自然之致，二者并進，乃能成體。夫所謂奇橫之趣，即言又曰：文之爲道，亦須有奇橫之趣，自然之致，二者并進，乃能成體。夫所謂奇橫之趣，即秀也。然而必得自然之致，以成體，是其論文以自然爲歸，要與劉勰同旨。武昌張裕釗答劉生書云：文章之道，莫要於雅健。欲爲健而厲之已甚，則或近俗求免於俗，而務爲自然。又或弱而不能振，古之爲文者，若左邱明、莊周、荀卿、司馬遷、韓愈之徒，沛然出之言，厲而氣雄，然無有一言一字之強附而致之者也。措焉而皆得其所安，文惟此爲最難，知其難。